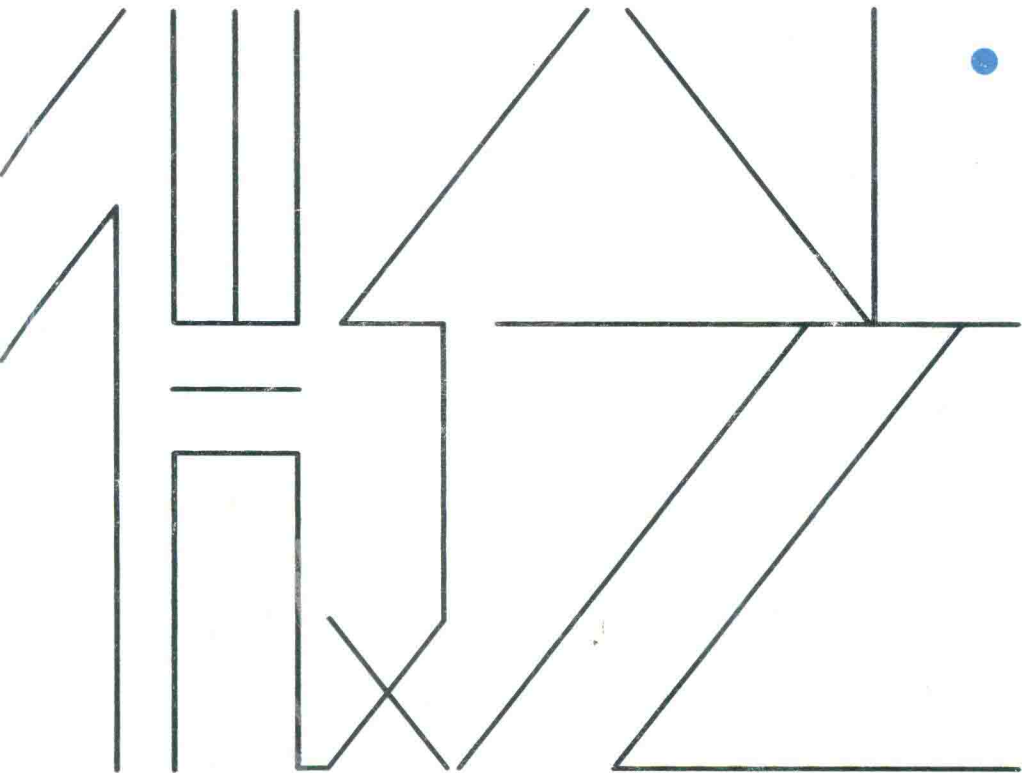




微光

青年批评家集丛

“我”与“世界”的 现象学

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

李德南 著

“我”与“世界”的 现象学

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

李德南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University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李德南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7

(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

ISBN 978-7-5321-6358-8

I. ①我… II. ①李… III. ①史铁生(1951-2010) — 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5050号

发行人:陈征

策划人:金理

责任编辑:胡艳秋

封面设计:胡斌

书名:“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

作者:李德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ewen.co

印刷: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0.125

插页:3

字数:225,000

印次: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358-8/I · 5078

定价:39.00元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9404766



微光

青年批评家集丛

“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策划人语

金 理

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里,尝试获取对于“文学批评”的共识,恐非易事。不过,既然我们的集丛以此为名义来召集,势必需要提出若干“嚶鸣求友”般的呼声——

首先,文学批评“能够凭借自身而独立存在”(弗莱:《批评的解剖》),其意义并不寄生于创作,批评与创作并肩而立,共同面对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发言,“如共同追求一个理想的伴侣”——这个说法来自陈世骧先生对夏济安文学批评特质的理解:“他真是同感的走入作者的境界以内,深爱着作者的主题和用意,如共同追求一个理想的伴侣,为他计划如何是更好的途程,如何更丰足完美的达到目的。……他在这里不是在评论某一个人的作品,而是客观论列一般的现象,但是话

尽管说的犀利俏皮,却决没有置身事外的风凉意,而处处是在关心的负责。”(陈世骧:《〈夏济安选集〉序》)

其次,在理性的赏鉴与评断之外,批评本身是一门艺术,拒绝陈词滥调,置身于“陌生”的文学作品中,置身于新鲜的具体事物中。文学批评应该是美的、创造的,目击本源,“语语都在目前”。

再次,诚如韦勒克的分疏:“‘文学理论’是对文学原理、文学范畴、文学标准的研究;而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的研究,则要么是‘文学批评’(主要是静态的探讨),要么是‘文学史’。”但他尤其强调这三种方法互为结合、彼此支持,无法想象“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又怎能有文学批评”(韦勒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故而,凡在文学理论的阐释、文学史的建构方面有新发现的著述,均在本集从收入之列。

丛书名中的“微光”二字,取自鲁迅给白莽诗集《孩儿塔》作序:“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借用“微光”大概表示两个意思:微光联系着新生的事物和谦逊的态度,本书是一套为青年学者开放的集丛;态度谦逊但也不自视为低,微光是黎明前刺破黑夜的第一束光,我们也寄望这套书能给近年来略显沉闷的学界带来希望。

此外,“微光”还让我们联想起加斯东·巴什拉笔下的“孤独烛火”,联想起巴什拉在《烛之火》中描绘的一幅动人图画:遐想者凝视孤独烛火,这是知与诗、理性与想象的结合。“在所有的形象中,火苗的形象——无论是朴实的还是最细腻的,乖巧的还是狂乱的——载有诗的信息。一切火苗的遐想者都是灵感丰富的诗人。”(《烛之火·前言》)——在这一意义上,“微光”献给“一切火苗的遐想者”。

丛丛第一辑的六位作者皆为一时俊彦自不待言,我们也期待有更

多志同道合的师友加盟后续的出版计划。最后,集丛出版得到上海文艺出版社陈征社长的鼎力支持,胡远行先生与林雅琳女史亦献策出力,尤其远行先生本是集丛策划者,但他甘居幕后不愿列名,这都是我们要特为致谢的。

2017年5月14日

目 录

导论 通往现象学的路 / 1

第一章 “我”与“世界”的割裂与重构：史铁生思想架构的初步形成

第一节 “我”与“世界”的割裂 / 41

第二节 个体存在与总体话语的争执 / 55

第三节 进入“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境域 / 77

第二章 以“我”观我，以“心”证心：史铁生的个体现象学

第一节 有限之在：“我”的“原罪” / 95

第二节 欲在：“我”的“本质” / 120

第三节 动中之在：“我”的存在结构与生成方式 / 129

第三章 从现实世界到可能世界：史铁生的世界现象学

第一节 《我与地坛》及其周边文本中的“世界” / 147

第二节 残疾人及其“世界” / 174

第三节 可能世界的生成与显现 / 182

第四章 生命的亲证：史铁生的宗教现象学

第一节 个人宗教与制度宗教的辩证 / 205

第二节 昼信基督夜信佛：多元信仰如何可能 / 216

第三节 作为生命实践的信仰及其意义 / 223

第五章 回到源初的生存境况：史铁生的写作现象学

第一节 文学的功能与意义：以比较作为方法 / 237

第二节 “写作的零度”：结构主义的所指与现象学的能指 / 247

第三节 从知识论到生存论：史铁生的写作路向 / 256

结语 面向根本困境发问的生命哲学 / 273

参考文献 / 295

后记 / 309



史铁生是中国当代的重要作家,从 1970 年代末开始写作,先后完成了《我与地坛》《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病隙碎笔》《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等重要作品。直到 2010 年去世前的一天,他仍在修改、完善长篇随笔《回忆与随想:我在史铁生》。史铁生最初开始写作,为的是从实与虚两个方面来应对身体残疾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不堪处境。在此后漫长的迷途中,他艰难地追索存在,求证意义,最终超越了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局限。他从文学出发,却跨越了文学的边界,进入哲学和思想的纵深领地。史铁生那种真诚的写作姿态,平和而深邃的表达方式,还有对人生基本问题的关注,赢得了大量读者的认可,也让他得以受到不同领域的学者的共同关注。

目前关于史铁生的研究,思路较为多样。许纪霖、陈顺馨、梁鸿等学者,试图在思想史或文学史的视野中理解他的创作,重视对史铁生的作品进行分期讨论。有的学者也以比较作为视角,注重辨析史铁生与张承志、鲁迅、梁晓声等作家在写作上的同一与差异。史铁生及其作品的创作视点、文体特点等问题,也得到了胡山林、张路黎等学者的

重视。^{〔1〕}

有不少论者还注意到史铁生及其作品带有鲜明的哲学气质,重视梳理史铁生与佛教哲学、老庄哲学、现象学哲学的切近关系。孙郁就明确地指出,史铁生所走的是一条“通往哲学的路”：“史铁生的魔力在于使我们暂将世俗一切外在的因素统统忘掉,而走进了哲学。”“对冥冥中那只上帝之手的感知,在史铁生那里完全是自然而然的。由对命运的感叹走向对存在的诘问,这是他生命的必然。小说家有时与哲学家在做着同样的工作,史铁生的小说已显示艺术与哲学沟通的可能。”^{〔2〕}谢有顺也注意到了史铁生作品的哲学气息,认为“史铁生不仅是一个文学家,也是一个思想家,更是一个有大质量心灵的人。”“在”或“存在”,是史铁生所关注的“核心的问题”,“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3〕}周国平则认为:“史铁生可能是中国当代最具有自发的哲学气质的小说家。身处人生的困境,他一直在发问,问生命的意义,问上帝的意图。对终极的发问构成了他与世界的根本关

〔1〕 具体论述可参见许纪霖:《史铁生:另一种理想主义》,收入许纪霖等著:《另一种理想主义》,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陈顺馨:《论史铁生创作的精神历程》,《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梁鸿:《史铁生:残障生存与个体精神旅程的哲理叙述》,《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昌切、赵咏冰:《两种神性境界——张承志与史铁生散文的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王景科、崔凯璇:《论鲁迅、史铁生独语中生命哲学之异同》,《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1期;张细珍、张志忠:《知青一代理想主义的双声:史铁生与梁晓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胡山林:《置身神界看人界——史铁生创作视点分析》,《中州学刊》1999年第5期;张路黎:《史铁生哲思文体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2〕 孙郁:《通往哲学的路——读史铁生》,《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2期。

〔3〕 谢有顺:《史铁生:一个尊灵魂的人》,《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2期。

系,也构成了他的写作的发源和方向。”^{〔1〕}这些学者对史铁生及其作品的哲思气质的认识,是极有见地的。

还需要注意的是,与许多作家相比,史铁生有一点是非常特别的:作家对问题的看法,往往是碎片式的,并不稳固,在不同时期甚至是同一时期对事物的看法也可能会自相矛盾。在史铁生的作品中,却很少看到这种情况。在写作的时候,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写散文,写剧本,写诗,乃至与友人谈话,他对某些问题的认识都是稳固的,甚至对不同问题的认识会相互贯通,相互勾连,形成一个思想整体。他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未必都是前无古人的,未必都有很强的原创性,但是这种稳定、融贯与整体感,使得他的作品具有非常鲜明的哲学质地。他所关注的很多问题,也是地地道道的哲学问题。就如孙郁所指出的,史铁生所走的,是一条“通往哲学的路”。

有待进一步追问的是,史铁生的哲学,是何种意义上的哲学?

这种从自我经验出发,以“存在”作为核心问题的哲学,这种“一直在发问,问生命的意义,问上帝的意图”的哲学,可以说是一种生命哲学。然而,它又是何种意义上的生命哲学?

关于这一点,一些熟悉中西哲学史的学者的判断值得重视。比如说周国平曾经指出,史铁生的写作与现象学有内在关联,认为史铁生作品的文学价值可以用史铁生强调并且实践的两个概念来概括:“一是印象,文学是写印象的,不是写记忆的,他以此使文学的根基从外在生活回归为丰富的内在生活的真实。二是务虚,文学是务虚的,不是

〔1〕 周国平:《读〈务虚笔记〉的笔记》,收入许纪霖等著:《另一种理想主义》,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196页。

务实的,他以此使文学的使命从反映现实回归为广阔的可能世界的研究。这两点都是对长久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的颠覆。他的识见暗合现代哲学从实在论向现象学的转折,以及现代文学艺术中的相应趋势。”〔1〕

邓晓芒和赵毅衡也认为,史铁生的作品带有浓厚的哲学气息并且在不少问题的认识上与海德格尔、胡塞尔等现象学哲学家相通。在《神性的证明:面对史铁生》一文中,赵毅衡将《务虚笔记》视为“当代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务虚笔记》是中国文学中,第一部真正的宗教哲理小说。”〔2〕史铁生对神性的理解,则“与海德格等现代现象学哲学家对神性的理解相通”。〔3〕邓晓芒则认为,《务虚笔记》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小说”,它就是哲学,并且“史铁生是中国唯一的一个进入了现象学语境的作家,因而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意识到‘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这一解释学的语言学原则的作家。实际上,这条原则离开现象学还原的前提,是根本不能理解的,它首先要求承认可能世界高于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只不过是可能世界的实例,可能世界自身有它永恒的价值。是梦想,而不是自然天性,造成了现实的人的历史。”〔4〕

上述的种种研究思路,无疑都能为理解史铁生及其作品提供非常

〔1〕 周国平:《中国最有灵魂的作家》,引自岳建一执行主编:《生命:民间追忆史铁生》,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313页。

〔2〕 赵毅衡:《神性的证明:面对史铁生》,《礼教下延之后:文化研究论文集》,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85页。

〔3〕 同上,第189页。

〔4〕 邓晓芒:《史铁生:可能世界的笔记》,收入许纪霖等著:《另一种理想主义》,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

重要的角度,尤其是邓晓芒、赵毅衡和周国平等学者,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史铁生与现象学的亲缘关系,为理解史铁生及其精神世界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然而,他们从此一角度对史铁生所进行的解读大多只涉及史铁生的个别文本,缺乏完整的阐释与深入的论证。因此,我尝试以他们的研究作为基础,通过对史铁生的写作文本与人生际遇进行细致的梳理与重构,进一步指认他的精神世界的现象学特质。

为了更好地进入史铁生的精神世界,这里有必要先对现象学的一些关键问题稍作梳理。现象学通常被认为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所创立的,然而,现象学作为一个术语,早在胡塞尔之前,已出现在拉姆贝特的著作《新工具》之中。不单如此,康德和黑格尔也分别使用这个概念,黑格尔更是将其哲学著作命名为《精神现象学》。真正在现象学研究上有发微意义的则是布伦坦诺,胡塞尔作为布伦坦诺的亲炙弟子,是在布伦坦诺的影响下才踏上现象学之路的。尽管如此,谈到现象学,胡塞尔仍然是最重要的人物——正是经过胡塞尔的努力,现象学才成为一种哲学思潮。

现象学哲学最初是在德国的思想传统中所形成的,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舍勒也是非常重要的代表。胡塞尔曾经说过,“现象学就是海德格尔与我。”其实哪怕仅仅是在德国,这一判断也并非全然准确。更多人认为,胡塞尔、海德格尔与舍勒是德国现象学哲学的三大巨人,都不可忽视。

在胡塞尔之后,现象学的影响逐渐突破哲学的边界,扩散到美学、文学、宗教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现象学的不同分支由此形成。其中引人注目的有: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现象学——也可称之为解释学化的现象学、此在现象学,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舍勒

的情感-价值现象学,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或身体现象学,英加登、杜夫海纳的美学现象学,还有马塞尔·威廉·詹姆斯的宗教现象学,舒茨的社会现象学,图姆斯的病患现象学,诺伯舒茨、爱德华·雷尔夫、戴维·西蒙的建筑现象学,等等。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现象学已然成为现代西方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潮之一,也越来越由“理论哲学”转换为“工作哲学”,进入广泛应用的阶段。

对于现象学这个词,我们早已不陌生并且一再使用,然而,对于何谓现象学仍旧不易给出简洁而准确的说明。甚至不少和现象学颇有渊源的哲学家也感到颇为犯难,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就这样发问:“什么是现象学?在胡塞尔的最初著作出版后的半个世纪,还要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是离奇的。然而,这个问题远没有解决。”〔1〕伽达默尔也曾说过,“几乎每一个可以划到现象学运动中去的学者都提出过‘现象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且对问题的回答都各不相同……每个现象学者对于现象学究竟是什么都有自己的看法。”〔2〕现象学运动的研究专家施皮格伯格在其经典著作《现象学运动》中则指出,想要“直截了当地说明什么是现象学这方面的困难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即使在现象学本身作为一个意识到其自身特性的运动确立起来以后,它仍然不断地重新解释自己的意义,以致它不可能依据一种标准的定义来决定历史叙述中的取舍。”〔3〕

虽然想要简约地说明到底何谓现象学是非常有难度的,但是这也

〔1〕〔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前言,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页。

〔2〕〔德〕伽达默尔:《现象学运动》,《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144页。

〔3〕〔美〕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3页。